

加勒比海金蝉脱壳

旅途快乐丛书

加勒比海 金蝉脱壳



出版社

中国旅游出版社

第 一 章

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把他那辆灰色的旧“巴依尔”牌汽车停在 L 街，“自由”饭店对面旅游出租汽车停车场上，“呼”的一声关上车门，却没有上锁。就是不看它那与普通老百姓不同的“特殊”车牌。单凭车顶上那两根天线，大家都知道他是 N 国总情报部的成员。

出租汽车的司机们目送着这位先生的身影，他可不是光吃黑菜豆才长得这么结实的。透过他的半截袖衬衣，可以猜到强壮的肌肉和码头工人般的肩膀。厚厚的嘴巴两边，两道黑黑的大胡子，头上是密密匝匝的乱发，他是一个典型的拉丁男子。“自由”饭店门口站岗的国家警察局的一个女警察拦住他的去路。

“先生，你到哪儿去？”

专供外国人居住的饭店是禁止普通人出入的。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掏出证件夹，把他的总情报部特别通行证往她鼻子底下一伸。

“我在工作。”

他的眼光落到她那灰色制服显露出的沉甸甸的胸脯上。这位姑娘瓜子脸，苗条漂亮，脸一下子红了。

“噢！对不起。”

“好的，好的。”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

宽宏大量地说。

像是要把她推开一点似的，他把手放到姑娘的胯部。他们对视了一会儿，他在那姑娘的眼睛中看出钦佩的目光。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他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给你上司汇报，表扬表扬你。”

他的手又按了按她的胯部，姑娘让到办公室的角上。穿着一身制服，她显得更加迷人。

“我叫多丽丝·贝莱丝。”

“回头见，多丽丝！”巴亚莫说。

他走进大厅，这里总是活动频繁。大部分旅游者和代表团都下榻在“自由”饭店。这家饭店，30年前是“希尔顿”饭店。虽然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样子依然令人骄傲。里面有“自由商店”、夜总会、酒吧间，这一切使它经常很热闹，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走近服务台，一群意大利游客正恭恭敬敬地听着他们的导游在滔滔不绝地讲，而一群伊拉克旅游者正围着N国旅游局的一位女工作人员，摸着她，就像是一个成熟的水果。在N国，人们相互接触很多，这是这里的风俗，比较随便。

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对柜台的女工作人员说：

“劳驾，2210房间。”

姑娘拿出他要的钥匙，毫不怀疑地递给他。饭店里住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智利的代表团，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敢来要钥匙。

他吹着口哨，一副得意的样子，朝电梯走去。向开电梯的妇女说完层数后，他看看手表：4点整。他还有两个小时。

那开电梯的妇女对他亲切地微微一笑：她发现了在他的衬衣底下腰带上挂着的手枪套。

“先生，22层到了。”她说。

路易斯·米格尔朝无人的走廊走去，走到2210房间，用手敲门。几乎是同时，门打开了，他溜进了房内。

“你好吧，我的美人？”

路易斯·米格尔用他那大手像钳子一样按住了刚才给她开门的金发姑娘的细腰。他的手心都潮乎乎的了，心脏还在心有余悸地颤抖。那姑娘金黄色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马尾巴，看样子不到16岁，这是一个使男子们发疯的热带仙女。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个月之前，是在“卡普里饭店”的夜总会。她为一些加拿大游客表演爱情的节目，她那堕落女子的奇怪的目光，那跳着疯狂的萨拉班德舞的肚皮，离他只有几米远。陪他一起来的是他的一位同僚，他问他：

“她是谁？你认识她？”

“不认识，但我会搞清的……我还从未见过这么迷人的小妞儿。”

没费什么劲他就把她——埃米妮娅·塔玛尔科诱奸了。当他把她召到位于贝区至米街

和阿街角处的安全局时，她很快就明白了这次谈话的目的。她领取国家工资，每月 150 比索，不知怎么花，因为商店里空空如也。路易斯·米格尔，作为一个秘密机关的成员，可以出入“自由商店”，那里用美元支付，从法国香水到“康德露”酒，还有美国的“约翰尼·沃克”牌威士忌，“莫埃”白兰地、外国名牌录相机等，一应俱全，而这些是普通的 N 国人见不到的宝贝。

路易斯·米格尔又坐下来，宽宏大量地问：

“你除了当妓女外，还干什么？”

“在‘特罗皮卡纳夜总会’当舞女……”

“特罗皮卡纳”是这个城市最美的夜总会，这是一个团体。她除了一份很高的工资之外，还可以接长不短地去旅游，花花她的美元，这些都是路易斯·米格尔给安排的。

后来，他们常见面，不是在“幽会所”，就是在公园，有时甚至在“自由饭店”，这使埃米妮娅很迷恋。每次幽会结束后，她总是没完没了地洗澡。在 N 国，洗发液和肥皂是“豪华品”。

她从来没有象在这样一家豪华饭店里这样驯服过。但是，这次在上床之前，埃米妮娅一推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

“等等！等等！”

“怎么啦？”路易斯·米格尔问，已经有点

发火了。

有好几次，她曾拒绝过他，为的是跟他要点礼物。埃米妮娅·塔玛尔科显示出是个可怕的小婊子，又加上点不要脸。唉！路易斯·米格尔既然迷上了这个“漂亮妞儿”，就再也离不开她了。

埃米妮娅仰着那张赌气的脸：

“有一个警探在大厅里拦住我了。”

“你没给他看证件？”

他曾给她弄了一份假通行证，有了这种通行证，那些在专供外国人居住的饭店工作的N国人，在门口检查时就不会被赶出去。

“给他看了，”埃米妮娅说，“可是他还是盘问我半天，我说，我是服务员，他记下了我的名字。”

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耸耸肩。

“没什么，如果出什么问题你就说来看我。”

所有有点身份的当地人都有个“小妞”。这是容许的。可是路易斯·米格尔却想，这一事件对他到“自由饭店”来的借口是有利的。即使是最迟钝的警察也明白，他是来这里为埃米妮娅这样的姑娘挥霍来了。最后，为了安慰她，他在她耳边悄悄说：

“过一会儿，咱们去‘自由商店’，他们那里来了一批巴西游泳衣……”

正当路易斯·米格尔与埃米妮娅调情时，

突然，门被打开了。

埃米妮娅吓得一叫。门槛处出现了两个人影：一个是女服务员，手里拿着一把万能钥匙；一个是警察，穿着绿色的短袖衬衣，正是那个在大厅拦住她的人。警察把女服务员推开，一个人进了房间。路易斯·米格尔从埃米妮娅身上爬了起来，跳下床，两眼喷着血，朝那不速之客走去。

“我要砸碎你的脑袋，你这混蛋！”

来人往后一退，右手伸到衬衣底下去掏他的武器，这时，他看见了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的手枪。为谨慎起见，他没有动，掏出了证件，几乎与路易斯的证件一样。

“别发火，我是从斯塔别墅来的。”

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凶狠地瞪着他。

“谁准许你进这个房间的？我是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诺，总情报部东方处的处长。”

他把证件给他看看，那人谦恭地低下头。“我不想打扰你，可是这个……女人对我说了可疑的事情。”

埃米妮娅吓坏了，躲到了洗澡间。路易斯·米格尔一边整理好衣服，一边迅速地思虑着。他讨厌他对面的这个家伙，就像讨厌鼠疫一样。在这种地方，任何人都不安全，即使是他，身为处长一级的干部，刚刚在国外担任高级职务，也不例外。应该处理好这个问题。

很快，他叫了一声：

“埃米妮娅！”

金发的脑袋马上出现了。

“你先下去，在大厅里等我们！”他命令说。

那警察不敢反对埃米妮娅走开。路易斯·米格尔偷偷地看看手表，心差点不跳了。这不速之客必须在10分钟之后离开。各种想法在他的脑海中翻腾着。把他拖出房间？但是，然后再上来就太难了。需要让他冷静下来，拆除这颗炸弹的引信。他心平气和了，来到他对面。那人朝他温和地一笑。

“很抱歉。可是这姑娘的通行证是假的。我跟行政部门已经核实过了，于是，我就进行了调查，这个房间是来访的我们一位先生的，我们为她……”

“埃米妮娅是为我工作的。”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突然打断他，“这个通行证是我给她的，我同她在这儿有约会……”

他很不自然地一笑，接着又说：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在西班牙语中，用你称呼对方，有好些事儿就好办了。那警察赶紧谦恭地一笑。

“那当然……”

那警察鼻孔“嗤”了一声。路易斯·米格尔显得很紧张，他的目光不可捉摸，而这件事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他心想，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最近，一位部长为了他的“小妞”挪用了几

百万比索，结果进了监牢。他觉得，让他面前的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出一身汗，肯定很好玩。

“这个姑娘，”他说，“她不是总情报部的人，在我们……”

“不！不！她是我招募的！”

路易斯·米格尔恢复了他的尊严，但心还在“咚咚”直跳，希望了结这事。他拍拍那人的肩膀。

“走，到‘正厅酒吧’来杯啤酒，瞧，把你累的！”

“非常感谢！”那个人说，“但是，我得先通知一声行政机关，一切都正常。可不能让埃米妮娅这姑娘太无聊了。她在‘特罗皮卡纳夜总会’跳舞，是吧？”

这混蛋干得不错……路易斯·米格尔强按下仇恨，付与轻浮的一笑。

“对！你以后来见见，她……”

那个人摘下电话，他要了一个人，站在那里，用一只脚踢着另一只脚。路易斯·米格尔强压怒火，默默地数着秒数。这混蛋是故意这么干的……。

*

*

杰拉尔德·斯瓦特取下一盒“科依巴”牌名牌雪茄，笑咪咪地递给了“自由商店”的女售货员。“自由商店”是当地供应最好的商店，有几十种牌子的雪茄，价格最具有竞争力。他通过“邮袋”，供给他在华盛顿的同事们，这是完全

非法的，那女售货员完全清楚这一点。他递过去 75 美元。

“非常感谢，斯瓦特先生。”她说，“回头见！”

“回头见。”他客气地说。

她目送着他。像每一次一样，他在柜台上给她留下一个包，里面有除臭剂和香水，这些在这个城市是不可能找到的。

那美国人走出“自由商店”，这商店位于一条长过廊的尽头，他不慌不忙地朝前厅走去。自他从米区一动身，就被盯上了，在前厅肯定有警探在监视他的行踪。另外，他走过去时，不可能不被发现，因为他不顾炎热，穿了一件带格子的西装，还打了一条领带。

耶鲁大学毕业后，他直接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先当分析人员，现在当上了 N 国站的副站长。由于担风险，到这儿来都是自愿的。美国 and N 国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几十年了，可是，美国大使馆现在变成了“美国利益代理处”，杰拉尔德·斯瓦特和他的同事还享有外交特权。

他在一层的“亚厅酒吧”附近转游了一会儿，然后，把那盒雪茄往胳膊下一夹，朝电梯走去。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

“25 层。”他对开电梯的妇女说。

那女人按了一下电钮。从 25 层的酒吧极目远眺，全城尽收眼底，所以他常到那里去。

到达高处之后，他找一个凳子坐下，对服务员说：

“来一杯‘莫希托’！”

“莫希托”是海明威喜爱的饮料，是由朗姆酒、汽水、柠檬汁、薄荷和糖勾兑而成的。有4个游客正在欣赏风景，杰拉尔德·斯瓦特静静地喝着他的“莫希托”。约会的时间快到了。酒吧中没有一人跟踪他的人。监视他的那些警探知道他的这个习惯，不愿意过分露骨地暴露自己，他们大概在前厅等着他，因为从开电梯的女人那里可以知道他在第几层……

他往柜台上丢下两美元就出去了，但他没有坐电梯，而是钻进了备用楼梯。这是危险的时刻，但是，他如果碰上什么人，总可以说，电梯坏了，因为这里的电梯老坏……由于他穿着皱胶底的鞋，他迅速地下了3层，来到22层楼道内，没有一个人，他跑到2210房间前，敲敲门。

*

*

再次出现的敲门声，在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听来像是爆炸声。那警察在弄清了埃米妮娅的身份后，刚打完电话，正在用突然变得紧张的目光打量着他。路易斯·米格尔耸耸肩，像是在说，这是他的错误，就不动了。

又传来敲门声，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双脚像是钉在地板上，脉搏一下了升到150，感到已经支持不住了。这次，那位警察决定朝

门走去。

“婊子养的！”路易斯·米格尔在牙缝里骂道。

猛地一冲，向前扑去，同时掏出手枪，抓住枪管，“嗨”地一声，用枪把打在那个警察的后脑勺上，那个警察已经把手扶到门把手上了，发出头骨破碎的声音，接着发出一阵呻吟声，身子打个踉跄，几乎快死了。路易斯·米格尔像疯了一样，用尽全身仇恨的力量，继续又打了几下，溅出了血和脑浆，那警察最后倒在地上。他砸得太狠了，他的“马卡洛夫”…牌手枪的枪把捅到了脑袋里，一直到枪机护圈。他浑身是汗，站了起来，用脚踢了一下尸体，走去开门。

门后，已经没有人了。

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双手颤抖，机械地用床罩擦着枪托，脑子里乱成一团。

在数秒钟之内，他的生活之舟就翻了，他没有多少时间来安排。

*

*

杰拉尔德·斯瓦特大汗淋漓地回到 25 层的楼梯拐弯处，瞄了一眼，跑到电梯旁，一个人也没有，汗水已把他的衬衣贴到了身体上，他极力使自己恢复正常的呼吸。

出了什么事？敲门之后，他隐隐约约地听到屋内有打架的声音，他马上走开了，他吓坏了。这次会晤非常重要，他要会见的这个人，

代表着“公司”方面几个月的努力。要想再次同他接头就太难了。

电梯上来了，他上了电梯。

至少，他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

“前厅。”他对开电梯的妇人说。

*

*

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擦干两手，又恢复了平静，他用餐巾，擦掉了死者溅在栗色割绒地毯上的血迹，又整好房间，现在就剩下这尸体了……

这个警察到底知道了什么？他在来这里之前，肯定没有告诉他的上级这个房间的号码，他是偶尔抓住埃米妮娅的。可是，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不能把尸体丢在现场，他的同事会揭发他的，这太严重了。在那破旧得露出绳子的深色地毯上，血迹几乎看不出来了。因此，就差弄走尸体了。怎么办呢？

他推开窗户，探身一看，下面是一个水泥园顶，上面有一些园形的玻璃洞，可以透过光线，照亮前厅。因为有了空调，人们从来没有打开过窗子，如果能把尸体扔出窗外，几天之内人们可能不会发现。

路易斯·米格尔毫不犹豫，转身回到尸体旁，用手拖着他的脚拉到窗子前，扶他靠到窗子上。这混蛋还他妈的死沉死沉的……他咬紧牙关，终于把他翻到了窗外，最后用力一推，尸体沿着墙掉了下去。

“永别了，混蛋！”路易斯·米格尔牙齿咬得咯咯响。

尸体朝下栽去，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用眼看着他向下落去，转了几个圈，撞到园顶的水泥上，又弹了起来，真凑巧，落到照亮前厅的圆洞上，砸碎玻璃，掉下去了。

*

*

“你不想来杯啤酒吗？”

一个大胡子的伊拉克人，像只苍蝇似地围着埃米妮娅转来转去。她坐在带有透光圆洞的水泥园顶下面的座位上。那个姑娘看了他一眼，但不想搭理他。但她的同伴告诉她，阿拉伯人有许多“绿票子”①……

只能下一回了。2210 房间的事件使她神色惶惶。她每天早晨都收听广播，现在她又想起了电台部对她预言过的意外情况……不过，她还是向他递了一个秋波，叉开了腿，说不定他也会给她几美元。

实际上，这个阿拉伯人并不满足，凑近她，摩挲着她的臀部。

“我住在 887 房间，”他说，“我……”

一声玻璃的破碎声打断了他的话，接着。随着如雨的玻璃碎片，一团黑乎乎的来西落到他俩 3 米远的地方。埃米妮娅大喊一声，站起身来。

①绿票子：指美元。——原注。

那警探的脑袋撞到大理石地面上，“砰”地一声，炸开了，溅得碎碴几乎到处都是。阿拉伯人吓呆了，说不出话来。人们赶过来，仰着脑袋看那玻璃洞。

跑过来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拨开人群。整个大厅，喊声、叫声，沸沸扬扬。

“他是自杀！”一个人说。

埃米妮娅瞪大眼睛，看看死者，已经摔得面目皆非了，可她还是从那绿衬衣认出来了。他不是自杀。她往后一退，混在人群中，头脑中空空的，不敢再动了。过了几分钟，她感到有人从后面拉她，回头一看，是路易斯·米格尔。她不知不觉地被他拉到了“巴依尔”汽车里。她的情人立即发动汽车，一阵风似地，驶进花轿街，顺着下坡朝海堤飞去。他把车停在海边的一座小石山对面，山上有一个碉堡，旁边是“民族饭店”。

*

*

路易斯·米格尔·巴亚莫关掉发动机，然后擦擦脖上的汗，他的手带在微微颤抖，胸腔里的心脏还在“砰砰”乱跳。

“出了什么事儿？”埃米妮娅胆怯地问。

“住嘴！”他瞪了她一眼，恶狠狠地说。

他的目光移到那“小妞”修长的脖子上，他突然感到很害怕，正是由于这个小媳妇，才发生了这一切。用一只手，他就可以卡住她的喉咙，除掉这个碍事的证人。

大概埃米妮娅感到了这一情况，因为她把手放到门把手上，喃喃地说：

“我怕！我回去了。”

“呆着！”路易斯·米格尔吼道，用大手抓住她的腕子，她疼得直叫。

他一边抓着她，一边想，那个警察的死会引起深入调查，调查要先从 2210 房间开始，然后……巴亚莫知道他的“朋友们”怎么工作。一切都得过一遍筛子。他们肯定会发现他去过“自由饭店”，而在这么严重的事情面前，无论如何，他的同事，2210 房间的房客会透露出谁他向借过房间……

还有更糟糕的，那就是杰拉尔德·斯瓦特，他肯定被监视了，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就是他要接头的人。调查人员很可能把这件事同他联系起来，因为像巴亚莫这样的人不会单凭有人发现他同妓女有来往就杀死一个同事。

即使是他当场勒死埃米妮娅，还有太多的证人。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要是先回办公室想办法对付，但是调查肯定要追到他那里，一旦陷入圈套，他就再也出不去了。要是抢先向他的新朋友发出呼吁。

他一动也不动，默默地注视着海堤上来往如梭的汽车。过了几分钟，一辆旧的俄国式的带边斗的摩托车，上面坐着 6 个人，从他们身边经过，发出了一阵“劈劈啪啪”的声音。他转

过身来，对埃米妮娅温存地一笑。

“美人，”他说，“你要回家，别怕。我告诉你怎么说，其次，你还得帮帮我的忙……”

*

*

杰拉尔德·斯瓦特正在起草一份备忘录，这时他的秘书叫他。

“斯瓦特先生，快来看！”

他走近朝着海堤的玻璃门窗一看，只见前美国大使馆的正对面，停着一辆汽车，车盖已经支起来，司机正忙着在发动机里鼓捣着什么。

这时，跑过来一个警察，因为前美国大使馆周围禁止一切当地人停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特工紧张地观察着这场面。那警察已开始同那车主谈话，车主想重新发动车子，可是没有奏效。

又吵了起来，杰拉尔德·斯瓦特目不转睛地看着。最后，那司机在支起的车盖上挂上一块红布，就同警察一块走开了。

杰拉尔德·斯瓦特盯了几秒种，心头一惊，然后走出办公室，来到站长戴维·格雷格的办公室。站长抬起头来。他坐在一个克洛德·达尔^①式的矮桌前，就是用两根巨大的象牙支撑着一块玻璃板，这是他简朴的办公室里唯一的豪华品。

①克洛德·达尔：法国著名的设计师和装饰家。

——译注